

间性的在场(因果序列的先后),即一种“无时间的时间性”;在第三种知识中,时间性则完全湮灭,剩下的只有绝对的永恒和同时性的在场,万物收束为一。

对于斯宾诺莎来说,第三种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不仅帮助我们直观到个别事物的本质,而且引领我们达至最高的幸福。因为心灵的德性,在于理解;心灵理解得越多,它就越满足,越快乐。第三种知识让我们最大程度地理解自身和

世界,使人处在一种无限满足和快乐的状态中。这无疑是一种最为自然也最为有力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斯宾诺莎哲学乃至一切哲学能够给予我们的最幸福的状态。

作者简介:吴功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吴玉章青年学者。

〔责任编辑:焦德明〕

挚虞《文章志》撰出年代考

林宗毛

《文章志》是西晋文人挚虞所撰断代别集类目录著作,自成书后渐为后人所重,钟嵘便称其“详而博瞻,颇曰知言”。(《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然而随着此书的散佚,其重要性渐被后世遗忘,甚至无法厘清其撰写和撰出年代。关于此书撰写年代,徐昌盛暂定为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挚虞行年考略》,《古籍研究》2016年第2期)然而关于其撰出年代,徐氏却未交代,历来论者也均未涉及。故考之如下:

《晋书·挚虞传》载:“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6—1427页)又《资治通鉴》载“(永嘉五年夏四月)继而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62页)又《魏书·常景传》载:“吾恐挚太常方馁于栢谷耳。”(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05页)据上可知,西晋永嘉五年(311),洛阳因战乱荒毁,挚虞前往洛阳附近的栢谷避乱,并因贫困乏食而卒于此地。又《晋书·潘尼传》云:“洛阳将没,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6页)据此可知,潘尼也在西晋永嘉五年(311)洛阳城将破之时逃离,但是因为贼人阻路而滞留洛阳附近的某坞壁并因病去世。又《文选》李善注引挚虞《文章志》云:

“潘尼,字正叔……父终,乃出仕,位终大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6页)挚虞既在《文章志》中言及潘尼“位终”,则《文章志》撰出年代必在潘尼卒后,又挚虞与潘尼卒于同年,故《文章志》的撰出年代必在西晋永嘉五年(311)。

对于一部已佚著作而言,其撰出年代的缺考必然会导致后人对它所收录的文学家的时代界限有所不清,如俞士玲认为《文章志》所收文章家以后汉至魏季为限(《挚虞〈文章志〉考》,《古典文献研究》2006年第1期),而陈瑜却认为《文章志》所收文章家时代为东汉初至西晋初。(《魏晋南北朝“文章志”考述》,《图书馆界》2013年第1期)但据上所考,《文章志》所收文章家应是以西晋永嘉五年(311)为下限,而且潘尼很可能就是此书所收的最后一位当代文人。又挚虞在《文章志》中记载潘尼时使用了“位终”这一特殊用语,说明《文章志》的写作历程是持续到西晋永嘉五年(311)的,而虑及永嘉五年(311)挚虞又是非自然死亡,这多少让人觉得此书的撰写有可能是他的未竟之业。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